

王氏医案

序

王孟英醫案。有初編續編三編之分。編者不一其人。而歸硯錄則孟英自編者也。余性鈍。讀古人書。苦難記憶。而原書編年紀錄。檢查又甚感不便。因於診餘之暇。分類手錄。藉與同學講解。外感統屬六淫。故風溫濕溫間有編入。外感門者。夫孟英之學。得力於樞機氣化。故其為方。於升降出入。手眼頗有獨到。而治伏氣諸病。從裏外逗。尤為特長。大抵用輕清流動之品。疎動其氣機。微助其升降。而邪已解矣。此其法雖宗香巖葉氏。而靈巧銳捷。竟有葉氏所未逮者。余嘗謂孟英於仲景傷寒論小柴胡湯麻黃附子細辛湯諸方。必極深窮研。深有所得。故師其意。不泥其迹。投無不效。捷若桴鼓。讀者須識其認證之確。立方之巧。勿徒賞其用藥之輕。庶有獲乎。

民國十年五月青浦陸士諤序於松江醫室

序

青浦陸君士謬。名醫也。其治症。聞聲望色。察脈問證。洞見藏府。燭照彌遺。就診者無不嘆為神技。而不知君固苦心得之也。余以善病。喜讀醫籍。去年冬。購得醫學南針。讀之大好。因想見陸君之為人。余左脇有塊。作痛。患已逾年。歷經中西名醫診治。藥日投。而病日劇。乃搭車赴松江訪陸君。君一診。即曰。病雖在氣。患已及血。余告以病起由乎積食。陸君曰。食入於胃。化行於脾。今飲啖如常。脾胃足徵無病。凡氣分之病。膨脹浮腫。皆不見痛。君病在血分也。立方當歸川芎白芍香附柴胡潞黨紅棗。寥寥七味。一劑。知三劑。病若失。因與君暢談醫學。並及近代名流。君於王孟英氏最為推服。余曰。孟英果然名家。可惜偏於寒涼。讀潛齋書者。每每不敢用溫藥。君曰。孟英用藥。何嘗獨遺溫熱。其寒涼方。救逆之案。為多。檢其全書。用附桂乾薑之方。有一十九案。可知藥貴對證。王氏亦絕無成見也。大抵當時醫家。喜用溫補。王氏所診。病病者十之四。病藥者十之六。讀書者不知研求。自然有偏任寒涼之弊矣。因出其自編之孟英醫案。分類排比。眉目朗然。余不禁狂喜。勸之發刊。君曰。孟英原案。猶資治通鑑。余此編。猶紀事本末。不過自備檢查爾。何足問世。余曰。初學得此。因證檢方。得見孟英之手眼。未始非君之功也。陸君頗避余言。余因草其緣起。即為之序。

民國十年五月金陵哈守梅拜序

分類 王孟英醫案目錄

卷一

斑	痢	瘡	瀉	暑	霍亂	伏暑	伏熱	冬溫	溼溫	風溫	傷風	外感
...	...	...	...	...	...	...	...	...	...	...	...	...
六	三	四	四	六	六	五	五	五	七	三	二	一

卷二

陰虛	脫	勞傷	痰	痞積	腫	脹	呃	噫	嘔吐	喘嗽	瘡疹	痘疫 附爛喉
...	...	...	...	...	...	...	...	...	...	...	...	...
六	六	五	十一	八	五	二	一	一	一	四	五	六

損

三

鬱

三

驚

三

悸

三

哭

三

狂

三

癇

三

疑懼

三

內風

三

不寐

三

不語

三

類中

三

癰瘡

三

蟲

三

結胸

三

關格

三

暈眩

三

厥

三

諸血

三

諸痛

三

疝

三

便濁

三

遺精

三

便秘

三

妊娠

三

調經

三

胎前

三

淋帶

三

臨產

三

產後

三

中毒

三

雜治

三

分類 王孟英醫案

卷一

外感

家叔南山。於秋間患感。日治日劇。漸至神昏譫妄。肢振動惕。施秦兩醫。皆謂元虛欲脫。議投峻補。家慈聞而疑之。曰。蓋與孟英商之。孟英診曰。無恐也。通絡蠲痰。可以即愈。用石菖蒲。羚羊角。絲瓜。絡冬瓜子。苡仁。桑枝。旋覆。橘絡。葱鬚。貝母。鉤藤。胆星。為劑。化服萬氏牛黃清心丸一顆。覆杯即安。調理半月而愈。

丙申春。蜀人石符生。將赴鄧雲崖司馬之招。經杭抱病。僑于張柳吟之舊館。亦為寓側。陳六順治困。居停主人知之。即告以柳吟僕病之事。石聞之悚然。亟遣人延孟英診焉。脈沈而濇滯。模糊不分至數。肢涼畏冷。涎沫上涌。二便濇少。神氣不爽。曰。此途次感風濕之邪。失于解散。已從熱化。加以溫補。致氣機愈形窒塞。邪熱漫無出路。必致燥液成痰。逆行而上。但與舒展氣機。則痰行熱降。諸恙自瘳矣。以黃連。黃芩。枳實。橘皮。梔子。淡豉。桔梗。杏仁。貝母。鬱金。通草。紫菀。竹茹。蘆根。汁等藥。三服而起。調理匝旬遂愈。

夏間王某患感。越醫謝樹金治之。病雖退而能食矣。但不能起坐。類乎癱瘓。延已月

青浦陸士謬編校

餘人皆謂其成廢。所親鍾某。浼孟英視之。曰：此多服表散。汗出過分。氣血兩傷。肢骸失其營養。脈微而細。舌亮無苔。與大劑參耆歸水。熟地杜仲菟絲牛膝枸杞山藥木瓜分偏傷也。芡肉菱鞋續斷桑枝。數十帖而起。

一勞力人。陰分素虧。感風濕雨。膝刺痛痠。不能稍立。孟英以六味地黃湯加獨

活豆卷。一劑知。二劑已。

毛允之。戌冬患感。初治以溫散。繼即以滋陰。病日以劇。延至亥春。或疑為百日之勞。

或謂是傷寒壞證。而鳳山僧主升柴耆朮以補之。丁卯橋用輕粉巴霜以下之。雜藥

偏投。形神日瘁。乃尊學周延孟英視之。脈來澀數上溢。呃忤口膩。雖覺嗜飲。而水難

下膈。頻吐涎沫。便秘溺赤。潮熱往來。少腹如烙。按之亦不堅滿。曰：此病原屬冬溫。治

以表散。則津液傷而熱乃熾。繼以滋填。熱邪愈錮。再施溫補。氣機更窒。升柴耆朮欲

升其清。而反助其逆。巴霜輕粉。欲降其濁。而盡剝其陰。病及三月。發熱不是表邪。便

秘旬餘。結滯非關積滯。且脈澀為津液之已傷。數是熱邪之留著。溢乃氣機為熱邪

所壅。而不得下行。豈非溫邪未去。得補而膠固難除。徒使其內燔真陰。上薰清道。以

致一身之氣。盡失肅清之令。法當搜剔餘邪。使熱去津存。即是培元之道。伸其治節。

俾濁氣下趨。乃為宣達之機。何必執參耆為補虛。指硝黃為通降哉。以北沙參紫苑

麥冬知母花粉蘭草石斛丹皮黃芩桑葉梔子黃連木通銀花橘皮竹茹蘆根椒攪

清熱生津治
法國善藥亦
此人本元堅
固故屢誤之
後猶能挽回
否則亦難為
力矣

枇杷葉地栗海蛇等出入為方服之各恙遞減糜粥漸加半月後始得大解而腹熱全消穀食亦安乃與滋陰善後而愈

莊半霞芝階中翰之三郎也。聞後患感。日作寒熱七八次。神氣昏迷。微斑隱隱。醫者無策。始迎孟英診之。曰。此平昔飲酒積熱深蘊。挾感而發。理從清解。必誤投溫補。以致熱勢披猖。若是。詢之果三場皆服參。且攜棗子浸燒酒入。聞初病尚不至此。因連服羌防姜桂。漸以滋甚。孟英曰。是矣。先以白虎湯三劑。斑化而寒熱漸已。繼用大苦寒之藥。瀉其結熱。所下黑矢。皆作棗子氣。旬日後。與甘潤滋濡之法。兩月始得全愈。陳足甫稟質素弱。上年曾經吐血。今夏患感之後。咳嗽夜熱。飲食漸減。醫作損治。滋陰潛陽。久服不效。秋杪孟英診之。曰。陰分誠虛。第感後餘熱逗留于肺。阻氣機之肅降。搏津液以為痰。此關不清。雖與滋填培補之藥。亦焉能飛渡而行其事耶。先清肺氣。以保胃液。俾治節行而灌漑輸。然後以甘潤濃厚之法。補實真陰。始克有濟。乃尊

養山聞之。擊節歎服。如法施之。果漸康復。

棲流所司藥陳芝田。於仲夏患感。諸醫投以溫散。延至旬日。神昏譫妄。肢搐耳聾。舌

黑唇焦。囊縮溺滴。胸口隱隱微斑。一望而知其危矣。轉邀孟英診之。脈細數而促。曰。

陰虧熱熾。液將涸矣。遂用西洋參元參生地二冬。知藥棟實石斛白芍甘草梢銀花。

木通犀角石菖蒲大劑投之。次日復診。其家人云。七八日來。小溲不過涓滴。昨藥服

補熱夜熱原有肺熱血瘀二候斷非滋補所能愈況溫病之後咳嗽夜熱顯為遺邪在肺滋陰藥愈沒干涉矣一派甘涼之藥既可將熱又以生津真治溫良法也

惟濕溫證宜
稍加斟酌耳

從陰引陽從
陽引陰絕妙
機軸

六七个時辰後。解得小溲半杯。孟英曰。此即轉機也。然陰氣枯竭。甘涼濡潤。不厭其多。于前方。再加龜板鼈甲百合花粉。大鍋煎之。頻灌勿歇。如是者八日。神氣始清。諸恙悉退。純用滋陰之藥。調治匝月而瘳。予謂孟英學識過人。熱腸獨具。凡遇危險之候。從不輕棄。最肯出心任怨以圖之。如此案八日後神氣始清。若經別手。縱使治法不錯。而一二帖後不甚起色。必規避堅辭。致病家惑亂。謀及道旁。雖不死于病。亦必死于藥矣。此在醫者之識。老心堅。又須病家之善于擇而任之專也。談何易耶。且聞孟英嘗云。溫熱液涸神昏。有投犀角地黃等藥至十餘劑。始得神清液復者。因溫熱案最夥。不暇詳錄。姑識此以告司人之命者。

江小香病勢危篤。浼人迎孟英診之。脈虛絃而小數。頭痛偏于左。後子夜熱躁。肢冷欲嘔。口乾不欲飲。不飢不欲食。舌震言謇。溺黃而頻。曰。體屬素虛。此由患感時過投溫散。陰津陽氣皆傷。後來進補而勢反日劇者。滋膩妨其中運。剛烈動其內風。以致醫者僉云表之不應。補亦無功。竟成無藥可治之證。雖然。不過難治耳。未可遽棄也。與秋石水拌制高麗參。茯苓首烏生白芍。牡蠣棟實鹽水炒。橘紅桑甚石斛。蒺藜茯苓煎。吞飯丸肉桂心五分。一劑躁平嘔止。各恙皆減。連投數服。粥食漸安。乃去首烏桂棟。加砂仁末拌炒熟地。菊花枸杞。半月而瘳。石誦義夏杪患感。多醫廣藥。病勢日增。延踰一月。始請孟英診焉。脈至右寸關滑數。

論亦根抵喻
氏而更加明
透

上溢。左手絃數。耳聾口苦。熱甚于夜。胸次迷悶。頻吐粘沫。嘔飲咽喉阻塞。便溏溺赤。間有譫語。曰此暑熱始終在肺。並不傳經。一劑白虎湯可愈者。何以久延至此也。乃尊北涯。出前所服方見示。孟英一一閱之。惟初診顧聽泉用清解肺衛法為不謬耳。其餘溫散升提。滋陰涼血。各有來歷。皆費心思。原是好方。惜未中病。而北涯因其塘泄。見孟英君石膏以為治。不敢與服。次日復診。自陳昨藥未投。惟求另施安法。孟英曰。我法最安。而君以為未安者。為石膏之性寒耳。第藥以對病為安。此病舍此法別無再安之方。若必以模稜迎合為安。恐賢即之病不安矣。北涯聞而感悟。頗有姑且服之之意。而病者偶索方一看。見首列石膏。即曰我胸中但覺一團冷氣。湯水皆須熱呷。此藥安可投乎。堅不肯服。然素仰孟英手眼。越日仍延過診。且告之故。孟英曰。吾于是證。正欲發明。夫邪在肺經。清肅之令不行。津液凝滯。結成涎沫。盤踞胸中。升降之機亦窒。大氣僅能旁趨而轉旋。是一團涎沫之中。為氣機所不能流行之地。其覺冷也。不亦宜乎。且予初診時。即斷為不傳經之候。所以尚有今日。而能自覺胸中之冷。若傳入心包。則舌黑神昏。纔合吳古年之犀角地黃矣。然雖不傳經。延之踰月。熱愈久而液愈涸。藥愈亂而病愈深。切勿以白虎為不安。急急投之為妙。于是有敢服之心矣。而又有人云。曾目擊所親某。石膏甫下咽。而命亦隨之。況月餘之病。耳聾泄瀉。正氣已虧。究宜慎用。北涯聞之惶惑。仍不敢投。乃約翌日廣徵名士會商。可否

比孟英往診。而羣賢畢至。且見北涯求神拜佛。意亂心慌。殊可憐憫。欲與衆商榷。恐轉生掣肘。以誤其病。遂不遑謙讓。援筆立案云。病既久延。藥無小效。主人之方寸亂矣。予三疏白虎而不用。今仍赴招診視者。欲求其病之愈也。夫有是病則有是藥。諸君不必各抒高見。希原自用之愚。古云鼻塞治心。耳聾治肺。肺移熱于大腸。則為腸澼。是皆白虎之專司。何必拘少陽而疑虛寒哉。放胆服之。勿再因循。致貽伊戚也。坐中顧聽衆見案。即謂北涯曰。孟英腸熱胆堅。極堪倚賴。如猶不信。我輩別無善法也。顧友梅許芷卿趙笛樓亦皆謂是。疏方以白虎加西洋參貝母花粉黃芩紫苑杏仁冬瓜仁枇杷葉竹葉竹茹竹黃。而一劑甫投。咽喉即利。三服後各恙皆去。糜粥漸安。乃改甘潤生津。調理而愈。予謂此案不僅治法可傳。其闡發病情處。識見直超古人之上。

姚雪蕉孝廉之太夫人。年踰花甲。患感兩月。醫皆束手。始延孟英診之。身已不能轉側。水飲難于下咽。聲音不出。便溺不通。曰此熱邪逗留不去。津液剝削殆盡。計其受病之時。正當酷暑。豈即溫補是投。但知其虛而不知其病耶。閱前服諸方。惟初手顧聽泉從吸受暑邪。輕清開上立治。為合法耳。餘方非不是。起死回生之藥。其如與病無涉何。而阮某小柴胡方服之最多。蓋醫者執此和解之法。謂不犯汗吐下三者之險。豈不穩當。病家見其參胡並用。謂補正祛邪。具一舉兩全之美。最為上策。孰知和

解足少陽傳經傷寒之劑。不可以概和各經各氣之各病。徒使參胡升提熱邪以上逆。致一身之治節。無以清肅下行。而姜棗溫膩溼濁于中焦。致運化之樞機失其灌溉之布。氣機愈窒。津液愈乾。和解之湯愈進。而氣愈不和。病愈不解。今則雖有良治。而咽喉僅容點滴。氣結津枯。至于此極。英雄無用武之地矣。雪蕉昆季力懇挽救。乃疏甘涼清潤之方。囑其不限時刻。不計多寡。頻以水匙挑入。使其漸滲下喉。而一日之間。僅灌一小杯許。其病勢之危。於此可想。直灌至旬餘。氣機始漸流行。藥可服小半劑矣。人見轉機之難。不無議論旁生。賴孟英鎮靜不搖。乃得日以向愈。粥食漸加。惟大解久不行。或以為憂。孟英曰。無恐也。水到渠成。穀食安而津液充。則自解矣。若欲速妄攻。則久不納穀之胃。尚有何物以供其蕩滌哉。至九月下旬。始有欲解之勢。孟英連與補氣益血之藥。尚不能下。于前方加蜣螂一對。熱服即解。凡不更衣者。計及五十日矣。聞者莫不驚異。繼以平補善後而痊。

金寬甫初冬患感。局醫黃某。聞其向來不拘何病。總須溫藥而痊。胸懷成見。進以姜桂之方。漸至足冷面赤。譫語煩燥。疑為戴陽而束手矣。舉家傍徨。延孟英診焉。曰。此伏邪晚發。誤與升提。熱浮于上。清解可安。寬甫猶以向不服涼藥為疑。方中苓連之類。堅不肯用。乃兄愿谷中翰極力開導。督人煎而飲之。果得霍然。石芷卿患感。張某連投柴葛藥。熱果漸退。而復熱之後。勢更孔甚。乃延孟英診焉。先

以梔朮芩連等藥。清解其升浮之熱。俟邪歸于府。脈來絃滑而實。徑用承氣湯下之。時其尊人北涯赴甌。無人敢主其可服否也。另招他醫決之。以為太峻。且腹不堅滿。妄攻慮變。舉家聞之。搖惑。暮夜復懇再診。孟英辨論洋洋。堅主前議。服後果下黑矢。次日大熱大汗大渴引飲。孟英曰。此府垢行而經熱始顯。與竹葉石膏湯二劑而安。繼以育陰充液調理而康。

孫某患感。醫投溫散。竟無汗泄。延至十一日。始請孟英視之。業已神昏囊縮。面赤舌絳。目不識人。口不出聲。胸膈微斑。便瀉而小溲不行者已三日。醫皆束手。溫病已至或議大投

溫補。以冀轉機。孟英急止之曰。陰分素虧。而溫散劫津。邪熱愈熾。則營衛不行。豈可

妄云漏底。欲以溫燥竭其欲絕之陰乎。囊溲上林先生治予先君之病云。泄瀉為熱邪之出路。求之不可得者。胡可止也。以西洋參生地麥冬丹皮連翹生芍石菖蒲鹽水炒黃連甘草稍百合茯苓貝母銀花紫苑為方。一劑即周身微汗而斑退。三劑始得小溲一杯而識人。四劑乃得大汗。而身熱退。面赤去。莖亦舒。復解小溲二杯。次日于方中減連翹菖蒲丹皮黃連。加知母歲蕤竹葉投之。舌始潤。神始清。知渴索水。孟英令將蔗漿等榨汁頻灌不歇。其汗如雨。下者三晝夜始休。于是粥漸進。瀉漸止。溲漸長。前方又去貝母銀花紫苑。加石斛龍眼肉服之全愈。

周子朝患惡寒頭痛發熱。酷似傷寒。而兼心下疼脹。孟英脈之。右部沈滑。苔黃不渴。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劑用
之亦足以蕩
滌邪穢

搜如蘇木汁。先以葱豉湯先解表加卮連杏貝要橘為方。服後微汗。而不惡寒反惡熱。雖湯飲畧溫。即氣逆欲死。孟英曰。客邪解矣。清其痰熱可也。與後清裏知母花粉杏貝旋滑斛橘。杞茹茅根蘆根地栗海蛇等藥。果吐膠痰甚多。而納食漸復。惟動則欲喘。于肅上之

中佐以滋下。為善其後而瘳。

顧竹如孝廉令媛患感十餘日。耳聾不語。昏不識人。而客未入室。彼反先知。醫以為

祟。凡犀角地黃牛黃清心復脈等湯。偏服無效。已拊擋後事矣。所親濮根厓鳩其延

診于孟英。脈至滑數。舌不能伸。苔色黃膩。遺溺便秘。目不交睫者。已四晝夜。胸腹按

之不柔。與白虎湯去米草加石菖蒲元參犀角鼈甲花粉杏仁竹葉竹黃竹瀝。投一

劑。即譫語滔滔。渠父母疑藥不對病。孟英曰。不語者欲其語。是轉機也。再投之大渴

而喜極熱之飲。又疑涼藥非宜。孟英姑應之曰。再服一劑。更方可也。三投之。痰果漸

吐。四劑後舌伸便下。神識漸清。乃去菖蒲石膏犀角鼈甲溫病後陰必耗竭宜急救加生地石斛麥冬貝母數

帖。熱盡退而痰味甚鹹。又去杏貝竹黃。加西洋參牡蠣龜板從蓉。服之全愈。踰年失

怙。繼遭祝融。鬱損情懷。誤投溫補。至戊申年殞。

孟英案續編。係張柳吟所輯。批語不知誰氏手筆。於此案便秘目不交睫胸腹按

之不柔各證。謂係陽明應下之證。於孟英治法。深露不滿之意。其實此證是熱閉

心包。與陽明譫語大不相同。陽明證斷不能投厥陰劑。厥陰證斷不能投陽明劑。

一主硝黃蕩滌。一主犀角開透。誤投皆有弊害。近人陸九芝所著世補齋醫書。專重陽明。不識厥陰。心包絡。大攻葉天士逆傳。心包之說。凡治讖語。悉用硝黃。偏信之者。操刀以割。不免自誤。誤人。士諤臨證以來。所治熱病不下百數十。覺陽明與厥陰。大有判別。厥陰。心包之讖語。是昏不識人。雖喚之不醒也。此是神明已蔽之鐵證。陽明之讖語。呼之即醒。呼過仍讖語如舊。足徵神明未盡蔽也。此案腹滿。雖似陽明證。而胸滿則非全屬陽明也。孟英方以開痰透邪為主。真是能手。不可非也。陸士諤識。

姚小蘅太史令姪女。初秋患寒熱而汛適至。醫用正氣散兩帖。遂壯熱狂煩。目赤譫語。甚至欲刎欲縊。勢不可制。孟英按脈洪滑且數。苔色乾黃尖絳。腕悶腹脹拒按。畏明口渴。氣逆痰多。與桃仁承氣湯加犀角石膏。知母花粉竹瀝甘菊。人謂熱雖熾而汛尚行。何必大破其血。而又加以極寒之藥哉。孟英曰。叟勿過慮。恐一二劑尚不足以濟事。果服兩大劑。始得大便。而神清苔化。目赤亦退。改用甘寒以清之。繼而又不更衣。即脈滑苔黃而腹脹。更與小承氣湯二帖。便行而各恙適已。數日後又如此。仍投小承氣湯二帖。凡前後六投下劑。才得波浪不興。漸以清養而瘳。季秋適江右上高令孫明府之子沛堂為室。顧奏雲季秋患感。醫作虛治。補及旬日。舌卷瘰癧。腰以下不能畧動。危在須臾。所親

石誦義延孟英設死裏求生之策。察脈虛促欲絕。先灌紫雪一錢。隨溉犀角地黃湯。二大劑服下。厥雖止而舌腭滿黑。目赤如鳩。仍用前湯。三日間計服犀角兩許。黑苔漸退。神識乃清。而呃忒頻作。人猶疑其虛也。孟英曰。營熱雖解。氣道未肅耳。以犀角元參石花連翹銀花竹茹知母花粉貝母竹葉為方服之。次日即下黑靛矢甚多。而呃忒止。又三劑連解膠黑矢四次。舌色始潤。畧進米飲。腿能稍動。然臂已磨穿矣。與甘潤育陰藥續解黑矢又五次。使溺之色始正。投以滋養。日漸向安。己酉舉于鄉。其弟翰雲患左袴間腫鞭而疼。暮熱溺赤。舌絳而渴。孟英按脈細數。徑用西洋參生地麥冬棟實知母花粉銀花連翹甘草黃蘗等藥。服旬餘而愈。

許自堂令孫子社患感。延至秋杪。證交二十八日。諸醫束手。渠伯母鮑玉士夫人薦孟英診之。左部數。右手儼若魚翔。痰嗽氣促。自汗痰癰。苔色灰厚。渴無一息之停。垂危若是。而皓首之祖孀母少妻相依為命。環乞拯救。甚可憫也。孟英曰。據脈莫能下手。吾且竭力勉圖。第恐一齊眾楚。信任不堅。則絕無可望之機矣。其母長跽而言曰。唯君所命。雖砒鴆勿疑也。于是先以竹葉石膏湯加減。至五劑。氣平嗽減。汗亦漸收。苔色轉黑。舌尖露絳。改投元參生地犀角石膏知母花粉竹葉銀花等藥。又五劑。痰癰漸減。舌絳漸退。彼婦翁召羽士為之拜斗。飛符嚙水。鼓樂喧闐。病者即譖妄不安。神昏如醉。羽士反為嚇退。黃夜逮孟英視之。與紫雪錢餘。神即清爽。仍用前方。重加

竹瀝服八劑始解黑如膠漆之大便而黑苔漸退右脈之至數始清惟煩渴不減令其恣啖北梨舌纔不燥痰出亦多又六劑舌色乃淡洩出管痛熱邪得從下行矣凡十二日之間共服大劑寒涼已二十四帖計用犀角三兩有奇而險浪始平續以前法緩制服六劑又解黑矢五次手足始知為已有又五劑筋絡之振惕始定畧能側卧嚙語乃息漸進稀糜繼灌甘潤充其胃汁七八劑後渴止知飢脈皆和緩又淡旬穀食乃復又旬餘便溺之色始正前後共下黑矢四十餘次苔色亦淨授滋填善後而康是役也凡同道暨許之族人戚友莫不以為秋冬之交用藥偏寒況病延已久敗象畢呈苟不即投峻補必致失手既聞鮑夫人云歸許氏二十餘年目擊多人無不死于溫補此等病曾見之此等藥蓋未嘗聞也孰知如此之證有如此之治求之古案亦未前聞傳諸後賢亦難追步蓋學識可造而腸熱胆堅非人力所能及此孟英所以為不世出之良醫也

外感溫邪

其陰內損

熱傷少陰

段春本秋杪患發熱而腰腿痛如刀割孟英視之畧不紅腫脈至細數苔色黑燥溺亦便黑與西洋參麥冬生地犀角銀花棟實石斛知母甘草竹瀝蔗汁為大劑投之熱漸退痛漸已惟舌絳陰虧也無津仍與甘涼濡潤為方數日後忽舌絳倍加燥及咽膈水飲不能下咽孟英曰真陰涸竭藥難奏績矣然竊疑其何以小愈之後驟爾陰枯或者背予而服別藥乎繼其契友來詢云段死而舌出此曷故與孟英聞之爽然大悟